

唐書



五王列傳第四十五

唐書一百二十

宋祁奉敕撰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厚爲禮尋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長安中爲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撻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旣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

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爲逆子君在臣圖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屢奏徃爲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懸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比門起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鼓譟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

仙殿斬易之等廡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群臣以愛子託陛下令久居東宮群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卧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範爲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違

唐傳四十五
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
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宮
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
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與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
幸其居上下汗漫君臣虧替臣謂與化至治以長人國
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
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
本願早裁之帝屏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俄墨敕以方
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

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
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穎達
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
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
銜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亂由
是朋讒竒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
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死令
朝朔望尋出爲洛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
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乃貶
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已賓州司馬崔玄暉

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彥範輩爲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彥範暉柬之恕已玄暉暴訕搖變內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爲讎家誣巉請遣御史按實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沒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瀼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祿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

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戶還其子孫謚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暉柬之恕已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廷建中三年復贈彥範爲司徒暉太尉玄暉太子太師柬之司徒恕已太子太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事愈切誅二張也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逐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爲天子藉手季昶嘆曰吾

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叅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不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爲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泣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耶對曰我何負哉正坐

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與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勾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爲橐城令彥範弟玄範官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白布衣擢監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遙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橐城尉吳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爲髻州不

能劾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或傳季昶曩爲
味虛笞辱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爲御史中丞坐事
左遷久乃入爲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預誅
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荊州長史貶儋
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
叶懼二怨不敢往歎曰吾至是邪即具棺沐浴仰藥死葬
昭州睿宗立詔贈左御史大夫同彥範等賜一子官季昶
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爲實後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愛
故舊禮有名士其長可蓋所缺云

楊元琰者字溫號州閩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

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
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
第一御史府表其政墾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使忤用事
者免載初中爲安南副都護三徙爲荆府長史五遷州刺
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爲荊州共乘艦江中私語外家
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東之執政故引爲右羽林
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
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戶五百賜鐵
券恕十死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
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

祝以多鬣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了難元琰坐厚善繫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爲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謚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救諸子薄葬

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爲修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至累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邳終吏

部郎中仲昌資長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字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爲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歛闔部賴安遷百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壘書勞之多賜物段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爲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爵錄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

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推坐悵恨彈指流血
尋及貶又放瓊州爲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
秦州都督謚曰肅愍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本名畢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學
行稱叔父祕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
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暉曰吾聞
姨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
貨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
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
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

暉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後以庫部員外
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
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
聞今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
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
家玄暉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爲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
事玄暉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暉弟昇爲司刑少
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
及少間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

唐傳四十五
宜引異姓出入禁闈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
郡公后遷上陽宮顧玄暉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暉我所
擢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罷政
事册其妻爲妃賜實封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獻玄
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會寓郊墅群從皆自遠會
食無它爨與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
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屬辭晚以非已
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開元二年詔玄暉
之神龍之初保乂王室姦臣忌焉謫歿荒海流落變遷處

激忠義宜以玄暉子璩東之孫苾並爲朝散大夫璩終禮
部侍郎璩子渙

渙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陸元方異之
起家亳州司功叅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
挺之施特榻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累遷
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不附已出爲巴西太守玄宗西狩
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爲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
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與韋見素
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爲江淮宣諭選
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爲

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槃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姦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又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爲通鬻息爲怒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術臣所未喻帝默然會渙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清擿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渙按實且載所惡

由是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元子縱

縱繇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渙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養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乏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衆趨利爭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

已自兵興內外官冗溢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
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此選集乃據闕留
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叙優日廣若停減吏
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
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搏裁文物儉
而不陋除吏部侍郎尋爲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
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餼取於民縱始令
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歛以絕胥史之私又引伊洛漑
高仰通利里閘人甚宜之入爲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
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忠初渙爲元載所抑縱訖載世

不求聞達渙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
笞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孫碣

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建請納
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散騎
常侍再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
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
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遠矣即
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它年徐
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
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

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史下獄悉發昧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于道徙陝虢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卒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正佐奇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

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工荒外山沮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費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盡夷肝膽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

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自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其故粗設網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旣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弄恣情割剝扇動酋渠一戍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

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惡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戶羸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揔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

禍日滋宜罷姚州隸舊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舊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爲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

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傅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恃其家

唐書傳四十五
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
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
家位號稱天下心柰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
嘉納是日詔書下霧翳澄駁咸以爲天人之應

袁恕已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誅
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二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百戶將
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啓游娛侈麗之
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構
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未幾拜中書令

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例及貶又流環州爲周利貞所逼
恕已素餌黃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爪
甲盡不能絕乃擊殺之謚曰貞烈孫高

高字公頤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
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刺史復拜給事中德
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常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
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
守天下疣痂朝廷不實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
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
用杞爲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臣願

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問外廷并敕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貧田多荒蕪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

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卽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十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謇特贈禮部尚書文宗開成三年又詔玄暉曾孫郢爲監察御史暉曾孫元膺河南永東之四世孫憬壽安尉恕已曾孫德文校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狄兼謩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秩以官唯彥範後無聞云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耶鬻牙一啓爲豔后堅畧所乘劫持戮辱若於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民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

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五王列傳第四十四

劉鍾崔二王列傳第四十六

唐書一百二十一

宋 初 奉 勅 撰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
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
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
噬臍不從既五王皆爲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
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
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
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物千
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

年以戶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
王室不造中宗厭代戚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
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
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胙以土宇而
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
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特免十死銘諸鐵
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監修國史幽求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竇
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
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使

暉說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
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
也而暉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幽
求等屬吏劾奏以疎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
於封州暉於峯州光賓於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
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繡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
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
快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宰相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
肆不恭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翌日貶睦州刺史削實封
戶六百遷杭柳二州恚憤卒于道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

謚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爲苑摠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賚賜與劉幽求等旣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爲彭州刺史玄宗即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爲姚崇所喜與幽求並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它事貶懷恩尉悉奪階

封再遷温州別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濤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遷少詹事年踰八十以官壽卒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爲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歎其能亟薦之擢爲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思納女後宮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罪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

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脩文館學士帝崩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暉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坐與薛稷相忿競罷政事爲婺州長史歷揚汴兗三州刺史由荊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宮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柰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

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今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更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久之坐兄累出爲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贊大謀功多不宐減封復食二百戶徙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贈吏部尚書諡曰昭再贈荊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絕人而敏于事能乘

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日用從父兄曰知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爲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曰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言殿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關畿芻調授荊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坐贓爲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監遷中山郡公說執政爲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爲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田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說曰知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謚曰襄

王琚懷州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畧明天文象緯以從父隱客嘗爲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噐之會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爲卽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齋使還長安玄宗爲太子間游獵韋杜間怠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乃蕭然窶陋坐

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章社輒止其廬
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曄爲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
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
幸太子止曄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曄拜
宮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並侍左右
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宮皆勢
重天下琚是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
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
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
遽召見琚曰常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

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
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筆立
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
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
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
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
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
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
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祕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
諫議大夫太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幽求曄

謀先事誅之侍御史鄧光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
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
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
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
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羲竇懷
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事平琚
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皎工部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
將軍霍國公守一太常卿晉國公各食實戶五百令問殿
中監宋國公實戶三百琚皎令問辭不就以舊官增戶二
百於是帝召燕內殿賜金銀雜帛皆一牀帛二千第一區

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每見閣中視日
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尚宮勞琚
毋賜資接足羣臣不能無望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譎
詭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其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
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
以北諸軍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歷
九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自以立勲至天寶時爲
舊臣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
數十寶帳備具闔門三百口旣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
在州與官屬小史酋豪飲詭樗博藏鉤爲樂每徒官車馬

數里不絕從賓客女伎馳弋凡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
華首外遷書疏往復以譴謫流落爲慊右相李林甫恨琚
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琚宿贓削封階貶江華員外
司馬又使羅希奭深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之
時人哀其無罪始琚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
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
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
元年贈太子少保

太平之誅張暉召還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戶三百進京
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其爲寵然自以幹治稱累

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
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暉
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駟就道子弟車馬聯
網使者賜賚敕州縣供擬居處尊顯天保五載卒年九十
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祭
戟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爲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王
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爲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侍左
右而毛仲爲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簞以從
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毛仲曉

唐書傳四十六
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成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將軍王爲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戶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峻天兵

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伯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爲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二萬牛羊皆數倍蒔苜麥苜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熨僮千口爲牧圉檢勒芻菽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旣滿不能無驕遂求爲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又與葛福順爲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

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仗爲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迂意即侮詎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爲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瀋州福順崖州守德嚴州廬龍子唐地文

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州並爲別駕負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過故王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

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爲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

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內玄禮以老卒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
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
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平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
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劉鍾崔二王列傳第四十六

魏韋郭列傳第四十七

唐書一百二十二

宋 祁 奉 勅 撰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整屋人
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
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
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五者先騎射不稽
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
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
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
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

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克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

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畧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

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振士爲相蠻貊不廷擢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

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旣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賚勲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旣不行勲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僞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勲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諭貞觀中萬年尉司

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摠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爲僞勳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

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鬪當以知筭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籍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卽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疆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

祕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
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
乎曰有之王義慶言也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
用賢帝曰我適用之間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
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
默然慙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
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
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狡
竊發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有
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

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
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敵有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
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恃徒
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安克敬業畏直擣江
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
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疆非計也
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
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
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
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籍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君此

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
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隱客至
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思
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
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
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
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
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
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嘗
殺之權豪憚服俄爲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爲靈武

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
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
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息不能徇忠使小
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
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
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
爲證說初僞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
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曩嘗謂元忠爲伊周夫
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昌宗安
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爲忠臣陛下不遣

學伊周將何效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寤其讒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召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爲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爲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

知禮阿母子尚爲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與軫正王室而稍憚權幸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

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
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
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
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
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
公主竝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
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
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自有定直昔之賣官錢
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
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

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患禍未
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
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此
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
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盖有司選士非賄即
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葛洪有
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吝如錫此朝
廷五失也闡豎者給宮掖掃除重古以奴隸畜之中古
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
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

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
獨有闔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縮青紫
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採
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
皆官供其䟽築臺沼崇峙觀廡山無本石木無近產造之
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
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
人非以害于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
誠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
矣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

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卹也而
更員外置官非助桀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
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
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
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況員之外乎此朝廷
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
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令出入
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
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彘彼婦之
謁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

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子僕少卿昇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旣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皇太子沒爲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爲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

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野望其安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暴奏反狀繇是貶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皆希順楚客傳致元忠罪唯蕭至忠當申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逆不宥處內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尉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止之此其逆久萌帝謂揚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者一其心豈有上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也元忠至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戶賜其子晃開元六年謚曰貞元忠始

唐傳四十七
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卽出儀舉自安
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
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爲周大司空卽國公祖津
隋大業末爲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戰上
東門爲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而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
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陵州刺
史卒父琬仕爲成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
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
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

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問陟拜德鄭二州刺
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
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
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
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
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
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
告人曰韋公真宰相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
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堂况萬乘可輕
乘危哉后爲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

言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鄖國公賜封三百戶加特進爲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賚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鄖國復爲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壻唐駿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嬰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免遷尚書右僕射

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守東都會妻薛怨媾婢笞殺之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之皎弟晦爲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韋溫擅削相王輔政語安石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輿劾舉子輿以更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彥昭等皆貶安石爲沔州別駕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所盜沒詔籍其賊安石歎曰祇須我死乃已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贈左僕射鄖國公謚文貞二子陟斌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

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爲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爲舍人與孫逖梁涉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詈詰議者訾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

公居常簡貴視僚黨警然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

禮李林甫惡其名高恐逼已出爲襄陽太守徙河南採訪

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常元用工書奏時號員推常

狀悉皆以任之俄襲郇國公坐享貶守鍾離義陽後爲河

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廉隅頽餉謝權倖欲自結天

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宮楊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吳之曰

子能發陟罪乎吾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劾陟饋遺事國忠

又使甥壻常元志左驗陟惶悸賂吉溫求拯由是俱得罪

陟貶桂嶺尉坐不行徙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弟斌沒賊

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論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傑共

說曰昔張說被竄匿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
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
敢逃刑因謝遣堅卧不出歲餘肅宗卽位起爲吳郡太守
使者趣追未至會永王兵起委招諭乃授御御史大夫江
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瑒會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淮騷
離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戮力則無以成
功乃推瑒爲地主爲載書登壇曰淮西節度使瑒江東節
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衝國威命糾合三垂剪除兇慝奸
惡同之母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罔克生育皇天后
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辭旨慷慨士皆傾泣永王敗帝趣

陟赴鳳翔初李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廣琛爲歷
陽太守尉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變乃馳往諭詔恩釋其
疑而後趣召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
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
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踈
之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
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尚
新羣臣班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顏真卿代
之更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伐墓柏坐不相教貶絳州刺
史還授太常卿呂經入輔薦爲禮部尚書東宮留守史思

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陽陟率東宮官屬入關避之詔授吏部尚書令就保永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陟早有名而爲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得以後至不用任事者皆新進望風憚之多言其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不得志成疾且卒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以藝穀麥以鳥羽擇米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飭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色雲時人慕

之號郇公五雲體然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忠孝顏真卿以爲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爲謚主客員外郎歸崇敬亦駁正之右僕射郭英乂無學術卒用太常議云

斌父爲相時授太子通事舍人少脩整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與陟齊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妻之遷祕書丞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

唐書卷四十五
十五
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爲右金吾衛將軍
縉爲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祿山陷洛陽
斌爲賊得署以黃門侍郎憂憤卒乾元元年贈祕書監斌
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咲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
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鞞亦不失恭子况少隱王屋山孔述睿
稱之及述睿以諫議大夫召薦况爲右拾遺不拜未幾以
起居郎召半載輒棄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
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
左庶子致仕卒况雖世貴而志冲遠不爲聲利所遷當
時重其風操

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而能繼漢
丞相業矣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卹禮亡叙叔夏
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譔定其制擢春官員外
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沿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暉等
所裁討每立一議衆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
儀物司禮博士有所脩革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
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爲建立廟社使進
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兗州都督
脩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縉

縉開元時歷集賢脩撰光祿卿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然制

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甗俎皆一小祀無甗詔可二十三年赦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縉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又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爲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蠶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省不徂同舊矣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

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芟曰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盤盂柶案當御矣韶濩可抵而笙篪笙笛應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

麴蘖則有玄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
簋五齊九獻然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
不可廢也蓋薦貴新味不尚褻雖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
鉶俎籩豆簠簋尊罍周人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周
公乃與毛血玄酒共薦晉中郎盧諶家祭皆晉日食則當
時之食不可闕於祀已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
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
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入蒐田親發所中皆因宜以薦
薦而後食則濃腴鮮美盡在矣又敕有司著于外不必加
籩豆之數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鄗

甒古器也和羹亦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器而用時
器者則毛血于也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
而今文有所不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而
措諸廟徒以近也而見訾抵臣聞墨家者流出於清廟是
廟貴儉不尚奢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戶部郎中陽伯成
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等請如舊便宰相白奏玄宗曰朕承
祖宗休德享祀粢盛實貴豐潔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
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也又請室加籩豆各六
每四時以新果珍實之制可又詔獻爵視藥升所容以
合古二十三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也

上言禮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總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爲服親舅母不如同爨其亦古意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爲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儕親服宜等請進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祖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爲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總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總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祖小

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總以匹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爾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厚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爲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

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
弟皆總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
祖若爲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
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總推而廣之與本族
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
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未
於私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
隙矣請如古便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
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
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

庶孫用何等邪帝手敕曰議既爲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
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總堂姨舅古未有服
朕思睦厚九族宜袒免古有同囊總若比堂姨舅於同囊
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總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
服不得過本而復爲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
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
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爲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
甥旣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
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爲
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

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

宜熟計耀卿等奏言舅母總堂姨舅袒免請準制旨自我爲古罷諸儒議

制曰可初帝詔歲率公卿迎氣東郊至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於正寢二十六年詔緇奏月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緇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高宗上元三年將禘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禘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玄議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禘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禘明年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

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禘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禘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禘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禘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喪畢禘于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禘祭七是歲緇奏四月嘗已禘孟冬又禘祀禮叢數請以夏禘爲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緇終太子太師

抗者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初

爲永昌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惠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授黃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抗於武畧非所長稱疾逗留不及賊而返俄代王峻爲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弟拯方爲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爲榮坐薦御史非其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尚書分掌吏部選卒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產及終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柩車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爲僚屬後皆爲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九

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覲碑爲時絕筆僭累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于邊它所辟舉如王維王縉崔殷等皆一時選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旣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劔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卽授右武衛

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克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其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其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

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不

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冷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卽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厍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款塞願和元振卽牙

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脩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吸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吸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吸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吸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

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
寶路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永阿史
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
助軍旣得復讎部落更存闕嗷然之卽勒兵擊于闐坎城
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
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
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
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
疲癘財力困窮願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
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

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後此啓吐蕃得志忠
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
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
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
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
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
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
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佞子俱
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
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

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當以倭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卽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導吐蕃將倭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爲敝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

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_滿嘉賓持節安撫關隘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_{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揆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噉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噉殺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梯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噉金欲加兵擊

滅我故懼死而鬪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聞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涕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而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摠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

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廡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贊曰魏韋皆感築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搃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夔后豔王以丞譖撼宗

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列傳第四十七終

李蕭盧韋趙和列傳第四十八 唐書一百二十三

宋 祁 奉 敕 撰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豳巖二州叛獠詔監其軍嶠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

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爲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爲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爲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亭曰也且朝廷萬

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朞歲爲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已自修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效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爲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爲平章事知納言遷內史嶠辭劇復

爲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石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无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旣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

陛下厭崇遠輕尊嚴微服潛遊闕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柰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爲患冒級躡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恡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旣遣復留恐非所以消蔽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茵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

百姓之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
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
如令邊場少竦恐逋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
過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糟糠不厭而投
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
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
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了黠商大賈詭作
臺符屬名僞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
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籍
產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

小即破其家願許丁道使訪察括與使姦猾不得而隱又
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鼗鼓者已二萬員願量
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陳失政
勾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修文
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
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諸子
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請誅之張說曰
嶠誠悖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
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
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

汜水獲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然其仕前
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
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蕭至忠沂州丞人祖德言爲祕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諸
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
乃去衆歎服仕爲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
郎蘇味道賊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譽聞當時
中宗神龍初爲御史中丞始至忠爲御史而李承嘉爲大
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
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

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是承
嘉爲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寮
震悚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
敗宗楚客等諗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
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爲太子而王不食
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爲天子不
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爲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䟽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
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
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爲粉飾上下相

蒙苟得爲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
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
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見凋弊今
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厓之請
臺閣之內朱紫克蒲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
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
子弟多居美爵並罕才藝而更相諉託詩云私人之子百
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
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臣願
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

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
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
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爲
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
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
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后嘗爲其弟洵與至忠殤女
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
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黨應
坐而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
來朝見至忠風采逡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

外乎太平寢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任
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
復爲中書令封鄧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
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如在朝有風望容止
閑敏見推爲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
而去就之始爲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
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韋氏敗遽發韋洵壟
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
非所望於蕭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姊
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世卿族舉而滅之

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
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然玄宗賢其爲人後得源乾曜亟
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
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
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璪魏州長史號才吏藏用
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
練氣爲辟穀登衡廬徬洋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
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
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

爲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陞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爲忠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爲愛力而苦已也不然下臣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姚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爲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爲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僞官歷吏部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右丞附太平公

王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流驩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興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章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志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乖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歛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疆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揆時行罰涓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書功不禱祠而福乃爲折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

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總曾孫祖貞伯襲鄖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旬校省中遺隱下符歛克不少蠲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累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爲中書令避親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敘昆弟附屬籍三思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爲蠶桑可輸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三年韋后自言衣冠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僞勸中

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
楚客鄭情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
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爲亞獻
自爲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
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
荊州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謚爲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
巨源附武三思爲相託韋后親屬謚昭爲非處直執不改
邕列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
宰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

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旬校省中遺隱下符歛
克不少雖蠲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
史累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
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
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
莫不解體會安石爲中書令避親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
公韋后與叙昆弟附屬籍三思封戶在具州屬大水刺史
朱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爲蠶桑可輸繇是河朔人多流徙
者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僞勸中

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
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
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爲亞獻而
自爲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
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
荊州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謚爲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
巨源附武三思爲相託韋后親屬謚昭爲非處直執不改
邕列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
宰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道彥昭字奐然其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
金鏤具鞍乃滄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
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曰我大國使不受
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婿而送鞍具欲
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默啜聞曰
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
說之曰天子昔爲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尚嚮
風慕義襲冠冕取重諸蕃默啜信之爲斂髮紫衣南面再
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以使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
公主斥朗州司馬終柘州刺史逢堯詭譎當大事敢徼福
故卒以附麗廢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艷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恠嘆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隄信自取之歟

列傳第四十八

姚崇列傳第四十九

唐書一百三十四

宋 祁 奉

勅 撰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雋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叅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徃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

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
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
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
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
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
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
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
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
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
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

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
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
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
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
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
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
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
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
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
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

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基間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卽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旣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

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

乎漢以祿莽闖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壞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

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乘彼蠲賊付昇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正勸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計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祇今祇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

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
議者諠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
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
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
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
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
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
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
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
歸於崇不以誘公也蝗害訖息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

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
第賒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店移告凡大政事帝
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
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
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
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
史趙誨受夷人賂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
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
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
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

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脩德以答至譴帝以問
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
壞乃崩况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
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
完蓋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
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
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
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
子太保崇析貲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

爾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磴既
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
分以絕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
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
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
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歛以常服四時衣各
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紕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
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金不延國亦隨滅梁武
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
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

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爾曹慎不得爲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威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嘗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

矣然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口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

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出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异突百至卿刺史

弈少脩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迨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弈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劇爲睢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爲尚書右丞子闕居不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闕遣使薦弈及盧奐爲宰相小客妻以聞闕坐死弈貶永陽太守

卒曾孫合勛

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

勛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用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勛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終變王傳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瑩之旁署兆

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刻土爲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

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璿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

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得

千車舍他

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伏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數有請于璟璟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

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歛封租璟拒不與故為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為戚近于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

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洧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充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嶠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頃使王怡

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鳴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

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環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環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帝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而槨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

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之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正京臣區區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准令一品陪陵墳四丈老合所定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資綵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撮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末宥輕擊惟流死不免比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脩德或言分墅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請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

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
虧衾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
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
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君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克蒲久未
決乃命璟爲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
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
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之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
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
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
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敗資優渥進兼吏部尚

書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
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
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
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
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璟風度凝遠人
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
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
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疆數窺
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
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

後干寵陷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

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東畿薛稷甥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爲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爲劔南採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恕尚並以賊敗渾流高要恕流海康尚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渾起爲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流死江嶺昆弟皆荒飲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益難矣夫

唐書列傳卷四十九終

蘇張列傳第五十

唐書一百二十五

宋 祁 奉 勅 撰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
 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
 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郎歛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
 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
 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
 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
 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貲取鉅萬瓌單身襆被
 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

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
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
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瘦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
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梃姦匿歲一
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
瓌以爲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
補后善其言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瓌明曉法
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
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

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爲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
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
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爲大臣不能前誅
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
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
儋州餘當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
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亞獻安樂
公主爲終獻瓌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
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
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

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詔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之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洎瓌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卽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遺令薄葬布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溫始爲汴州司倉參軍以賂被杖及用事憚

瓌正卒不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戶長子頰固辭乃擢中子乂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廷文宗大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瓌諸子頰詵顯

頰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頰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脩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頰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

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頰爲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頰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頰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頰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頰諫曰古稱荒服

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畜畜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勅虜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干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忡忡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

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請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聞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馱天居衽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千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

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頰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頰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頰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頰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

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劫人流亡詔頰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頰尚簡靜重興力後即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頰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明公在遠叵得忤上意頰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藺州蠻首院與吐蕃連謀入寇

獲謀謀者吏請討之頰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其院羞悔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末徽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之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頰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廕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將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頰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頰性廉儉奉稟悉推

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
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
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者論
曰近世詔誥惟頌叙事外自爲文章云

說子延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士
累轉給事中時頌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
親者乎對曰晉初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說卿言非公
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說子震以蔭
補千牛十餘歲疆學有成人風頌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
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開遠

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帝嘉之
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元帥崇擇賓佐以震
爲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
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賤濟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
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秦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
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禮
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字慎行武德中爲秦王諮議典籤文
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秦府司馬博
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史部侍

唐書傳五
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
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
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
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
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
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謏名較覆
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
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
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

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
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
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
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旣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
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
爲多后曰善久視中后追暑三陽宮沆秋未還說上疏曰
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
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
馬日費資饒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柰
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劔戟示人鋒

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
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告成福小萬方輻湊填郭溢郭併
鋪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惇老
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竒
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塌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
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
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不
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尙禁內有榛叢谿谷
猛毅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
險巖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

願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覩邊南有夷獫狁
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
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脩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
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
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間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
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捩貴臣之意然不愛
死者懼言責不職耳后不省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
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
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
免旣暮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祁陳哀到時禮俗衰

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服爲兵部兼脩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誣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玄宗爲太子說與褚元暈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

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旣失執政意

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頽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頽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頽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譽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勅齋曩卽軍中論譏朔方軍大使王駿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尉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歿秋也由是九姓遂安駿後討閼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

党項羗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襲之追北駱駝堰羗胡自相猜夜關待賓遁入鐵建山餘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羗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謹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

所以制敵不在衆也曰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
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
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
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曠騎者也
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
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錄河東入京師有漢武雕上
祠此禮廢濶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
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
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
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

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右丞
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
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
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勳而不賜衆怨其專
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
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
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敘融恨
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
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調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
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

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卽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誅元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橐家人以瓦噐饋脫粟鹽蔬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旣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鄯塞帝曰朕待王君奐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奐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奐破吐蕃

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嵩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彼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絲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奐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勅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醪饌帝爲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停正會贈太師謚曰文貞羣臣駭異未決帝爲製碑謚如太常繇是定說敦氣節立然許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祕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迷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

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爲
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旣謫岳州而詩益悽惋
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
脩史於家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
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
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爲先
後太宗時脩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
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
觴同飲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
供擬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

有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
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
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爲其父碑
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
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
享玄宗廟廷子均均叔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
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
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
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

唐書傳五十
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己才當輔相爲李
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旣而楊國忠用事
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
居常缺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
論死房瑄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
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
宗爲中書舍人

均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青
光祿大夫榮盛寇時玄宗眷均厚卽禁中置內宅侍爲文
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均以此所賜夸均均曰此婦

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悅
之因幸內宅顧均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均錯愕未得
對帝曰無易吾婿均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
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
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
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滌坡
力士歸曰祿山內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
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均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
均爲盧溪郡司馬均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均
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

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垧兄弟世以恩
戚貴其當卽來房瑄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爲祿山
所噐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瑄至召見流涕帝撫勞
且問均垧安在瑄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
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
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噐亡雙恨不大用
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垧遂與希烈皆相祿山
垧歿賊中

質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禪
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擯幾不
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遽敗其家
若瓌頰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蘇張列傳第五

魏盧李杜張韓列傳第五十一

唐書一百二十六

宋祁奉

勅

撰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脩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爲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之治爲政養人之

本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
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
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
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
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
遠不納復諫曰自陛下戡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顛顛以
謂朝有新政今風教頽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
作無厓吏員濩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羸二千太府
之帛爲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
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絲絃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

以賑之又突厥於中國爲患曰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
約也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
騎肥乘中國飢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
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
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褒答
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國知古
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玄宗恨前賞薄
手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
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
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

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謚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大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慙仕爲靈昌令遂爲縣人懷慎在童關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

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况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遵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三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

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
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
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
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蹠乃
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
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
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
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玺
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
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

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負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
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稟之費
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
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炎曠成沴租稅減入疆
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
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
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
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
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

于鰥寡爲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人
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積粗示懲貶
內懷自棄徇貨陪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
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
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
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
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賊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
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卽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
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
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

其罪業爲中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
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
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又兼
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
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
營產服噐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
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
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
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噐菜數杯而
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

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爲之文帝自書子奐奔

奐早脩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

尋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蕪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奔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仕隋爲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謚曰明祖寬高宗時爲太常

唐書卷五十一
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
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
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秦州
都督謚曰成元紘早脩謹仕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
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掌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
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
不可搖也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辨治得名開元初爲
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
皆旁渠立磴瀦竭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出民
賴其恩三遷吏部侍郎會戶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

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厲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
以資薄乃爲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
丞輔賜衣一稱絹二百匹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
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
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
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
以閑乎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爲益尚矣
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
不可取也若置屯卽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

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
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撰唐書及春秋未
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
仕詔在家脩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
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筵
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勅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詔可後
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不懌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
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
事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精節其當
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

嘗歎曰李公引宋暹之美黜劉晃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
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
李文暉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暉宗室近屬也卒
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與移疾
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
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爲受百
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
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
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是

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勸勵爲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爲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爲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絹三百匹賜之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諡有未盡博士裴摠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諡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

公清勤約自將豐豐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巽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

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卽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厓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旣至靈武鴻漸卽與冕等勸卽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

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卽位是爲肅宗授鴻
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
使兩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
刺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荊州鴻漸棄
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漸
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
漸爲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秦建二陵制度皆鴻漸
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
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皆不
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栢貞
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劔州牙將李昌巵以兵討旰蜀劔大
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劔南東川副元帥
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
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逾劔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
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爲成都尹而授貞
節邛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
帝盛言旰威畧可任宜爲留後獻寶噐五牀羅錦十五牀
屬臍五石復輔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三年

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
山南劔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
十一贈太尉謚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措
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
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
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
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
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
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

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
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
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
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
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
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
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
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
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乂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
其寃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

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昨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

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爲僥幸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

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
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
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
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
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
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
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
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
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
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

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
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
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
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
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
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脩名獲利利之出衆
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
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
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
比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

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章黻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

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

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空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

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旣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灤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

唐書傳五十一
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
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
弱有醞籍故事公卿皆措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
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
九齡乎初千秋節公主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
秋金鑑錄以伸諷諫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
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
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
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見告之
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

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
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
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
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
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
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
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
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
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而

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臯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

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集賢校理以母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黨補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爲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謚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謚敬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謚考大節略細行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疊致台衮寡信易謀

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晦婦不得在桑耗賦殫畜尸僵血流齒豁成岳毒痛之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寔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寬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鄴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

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跡是不死大和初出爲福建
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
日群臣謁宣政牙闔不啓群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久
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闢喚
仗于時族夷將相體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
葬故齒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竿不能有
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爲華州刺史召入
授祕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
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

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既
駁吉甫諡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既死人多傷之始高祖
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爲刻玉像於熒陽佛祠以祈年久
而利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鏤石以聞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武
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告變詔大敏鞠
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寃恐累公大
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
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
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

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號州刺史號於
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廢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
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
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
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為工部侍郎
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救蕭嵩舉所以代
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
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
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
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索宅與馬情法度

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曰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
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以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
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
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石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
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
過者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
左右口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
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蓄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
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
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

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寶應元年
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泂混澤潤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
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爲尹儼子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
司庫員外郎與泂皆以累貶洪後爲華州長史渾大理司
直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與洪泂混渾出奔
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洪善與人交
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
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泂上元中終諫議
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混字大冲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採

訪使李承昭表爲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泂
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術之及當國混兄弟皆斥冗
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疆直明吏
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
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原死混執處卒
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
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混檢制吏下及四方輸將
犯者痛根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
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剥人亦咨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
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混恐有所蠲貸因表不實代宗

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
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
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
邪貶南浦員外尉計亦斥爲豐州司戶員外參軍方是時
潦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
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
惡滉指刻徙太常卿議者不戢乃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
浙江東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爲鎮海軍節度使綏
輯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
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纁十萬匹請以鎮兵

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南陽郡公
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栖耀李長榮栢良噐以勁卒
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栖耀等破走之漕路無
梗完靖東南滉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恠之滉曰
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及此輩皆鄉縣豪
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又以賊非牛酒
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
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內罪涉疑似必誅一判
輒數十人下皆愁怖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
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脩塢

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爲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丘濬督役日數千人濬虛用其衆朝令夕辦先世丘壟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枕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樓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濬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繒相餉酬然濬握疆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濬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濬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耻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

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會李泌間關辨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濬旣宿齒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蒲其意衆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繕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濬專督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濬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濬由是銜琇會琇以京師錢重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繕入關混給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書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

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誣劾瑋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瑋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瑋不增一賦而軍與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謫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滉指為黨與寢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脩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為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為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

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人近歲浸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人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瓜渭各置兵二萬為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俸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甚張延賓奏減州縣冗官收祿俸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斬削資儲辭大戎未豐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滉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裳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

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泐稍增補之澁見即
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
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爲家人資產自
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
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
務故自侮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
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澁待之加禮使其
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澁幼時已有美名
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
旣得志則彊肆蓋自其性云子羣阜羣終國子司業

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
皆及誅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
襲封至陵州刺史仁會擢制舉仕累左武侯中郎將太宗
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內詔仁會與執失思力
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陀幾生得璽書嘉尉永徽中
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
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
倉廩食兮禮儀申願君常在今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
有風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

寇跡入爲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估有贏輒入
之官人以為尚名然資彊擊疾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姦必
發廷中謫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有女巫傳鬼道
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効徙于邊轉右衛將
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謚曰威子歸道明經及第
累擢通事舍人內供奉左衛郎將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
將軍闔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
道卽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卽到請備禮廷賜歸道諫曰
虜背惠且積年今悔過人朝解辮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擅
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宐敕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備

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儵文欽諸葛
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
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
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
憤躁蹙懣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
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涸字幼深蔭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
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七人遇害
涸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別駕劉晏表爲
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

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軍德宗即位起爲淮南黜陟使復爲諫議大夫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又無綱紀莫總其任乃擢泗戶部侍郎判度支泗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又廢請鑿山取銅即冶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史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歛焉故人不艱食泗與楊

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臯上疏理炎罪帝意洄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爲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贈戶部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

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列傳五十一

臣聞古語有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然則天網之恢恢豈徒然乎抑亦有所謂也夫天網之恢恢蓋以網天下之有罪者也然則天網之恢恢豈徒然乎抑亦有所謂也

